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一

宋 祝穆 撰

性行部

讒毁

羣書要語惟截截善諞言（泰誓）尚口乃窮也（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顏淵）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淮南子）入則心非出則巷議

秦紀流言飛文譁于民間前漢好訾毀西漢地理志衆口所毀浮石沈木陸賈新語俗說有美金衆人咸共詆訿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取煅以見真此為衆口爍金風俗通積毀銷骨鄒陽書積羽沈舟羣輕折軸史記衆煦漂山聚蚊成雷中山靖王傳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鄒陽書腹詛匈詈仲長統傳有蜚語為惡言聞上灌夫傳横被口語揚惲傳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東京賦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馬援傳

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予之善淫（楚辭）豈不陶鬱而思君兮君之門九重猛犬狺狺而近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九辨）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楚辭）維申申以詈予兮終蹇蹇而匪躬（權集）詆訶萬端旁午構扇（柳文）身居下流為謗藪澤詈先生者不忘陵先生者無謫（柳答問）有無兄而云盜嫂娶孤女而云撾婦翁（柳文）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柳文）弄口鳴舌（百葉書抄）憂讒畏譏（歐集）分謗毋令獨蒙惡聲（蘇秦傳）詩句自從别君來遠出遭巧譖（韓）不知羣兒愚那用故

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調張籍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歐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蘇緘默罹猜謗謾言來詬譏山谷舌端萬變乘春輝文選利觜迎人看不得劉賓客

古今事實

堲讒說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堲疾殄絶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絶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絶之舜典

四國流言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豳詩）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金縢）

巧言如簧

巧言刺幽王也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蛇蛇碩言

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萋斐貝錦

巷伯刺幽王也詩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青蠅刺讒

青蠅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同列相譖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采葛懼讒

采葛懼讒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注威王之

時政事不明臣無小大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毁故懼之

采苓聽讒

采苓晉獻公好聽讒

假蜂進讒見後母門

何傷日月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興廢有命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三言成虎

魏龎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

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於市議臣過三人願王察之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曾參殺人

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前行甘茂既約魏許之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

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云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

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武王崩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無用讒乎

行止皆天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宰人辨謗

晉文公啖炙有髮繞炙命斬宰人宰人曰臣有死罪者三黑山燒炭魯治起鍛金石可銷而不能燒髮臣罪一也臣力可斷犀兕不能斷髮臣之罪二也與宰夫共視不如視膳者兩目臣之罪三也公悟乃釋之

尚浴辨誣

僖侯湯浴中有礫僖侯曰尚浴黜則有當代者乎左右

對曰有僖侯召而來誚之曰子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𪓐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也

以計加誣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襃知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襃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襃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

之王謂鄭褎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矣

謗書盈篋

樂羊為魏文侯將攻中山三年拔之文侯封之靈壽樂羊跪而辭曰臣攻中山有謗臣於大王者謗書盈篋大王終不信之故臣得拔中山此乃大王之功非臣之功也　一云文侯示之謗書盈篋

因文進讒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每有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離愁也騷憂也

因隙進讒

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

烹阿封墨

齊威王即位不理國政數年之間諸侯並侵於是會羣臣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東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守東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東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東阿大

夫及左右常譽者皆并烹

乍毁乍譽

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召欲以為御史大夫或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人毁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慚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盜嫂受金

絳灌等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居家時盜其嫂今欲令護軍而受金願察之

兎死狗烹

有告韓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僞遊雲夢實欲襲信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械至雒陽赦為淮陰侯

進用見忌

天子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

仄目而事

武帝初轅固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上書誣告

武帝病篤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與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受遺詔輔少帝是時昭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其後桀等與光爭權皆怨恨時燕王旦自以昭帝兄懷怨望於是桀等與燕王謀反共詐令人爲王上書光專權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薏苡致謗

馬援在交趾嘗以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恠後人有上

書譖之者以為前所還載皆明珠文犀帝愈怒妻孥懼不敢以喪還詣闕請坐其家訴寃書六上然後得歸葬

後宮祝詛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為婕妤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咒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治尚未蒙福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

謗撾婦翁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問以政事戲謂倫曰聞卿為吏撾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蜜餳誣毒

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左右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糞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曰左右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求者不伏侍中刁丘張劭啓云二人詞語不同請付獄推究亮曰此易知令破鼠糞燥者首服亮

又使人以銀椀并蓋就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使者先恨藏吏以鼠糞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亮曰器且蓋之無縁有此將所使有恨於汝乎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宫中莞席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所使理窮首伏即加髡鞭斥付外署

譖毁莫搖

王猛為苻堅輔國將軍歴中領選歲中五遷權傾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毁

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泉護軍賓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敢有言

不忌攻短

北齊崔暹為文襄親遇薦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毁暹文襄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此皆實事不為癡也

力士進讒

唐王毛仲恃寵不法中使至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

者或倨見忤意即侮慢高力士銜之毛仲嘗生子玄宗命力士授子五品官還問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貶死

讒母墮井

唐白居易為賛善大夫宰相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貶江州司馬

因詞進讒

上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篇

其略曰可憐飛燕倚新粧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恥異日

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妃子怨李白入骨髓何乃拳

拳於是妃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

子賤之甚矣上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楊妃

別傳

以文被譖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

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閤深在禁

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歸田錄

一網打盡

范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蘇舜欽乃仲淹所薦又娶杜祁公小女少年

能文章議論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客拱辰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動揺祁公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劉巽俱坐自盜王洙等與妓女雜坐江休復刁約周延俊延讓又服緦未除益舉併於謗訕周孔坐之益舉作傲歌云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氏驅為奴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拱辰曰吾一舉網盡矣

斬人使徇以下係分謗

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左成三年

致書妖尼

于尼為鬼所憑言事或驗士庶輻凑事之後以傳習妖教下獄詔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而文潞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温公日録

古今文集

雜著

讒國

沈顏 文粹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予復天命者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咈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吴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

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卜居　　屈原

朱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背違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驚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大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潔廉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毁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䇿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䇿誠不能知此事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

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釋言　韓愈

有來謂愈曰子獻相國鄭絪詩書乎曰然曰有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吉甫與裴公垍者子其慎歟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

今二公合處而會言必曰彼傲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不行韓文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嚬蹙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太和新修辯謗略序　李德裕

臣聞行險而言犬名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

而被誣者非己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理身絶嫌人臣止謗之術膚受不納人君辨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爲不才所忌有功爲無庸所嫉四者茍立四謗必隨況僞必類眞佞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蚊未嚮而先合以羣陰而蔽孤陽以衆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辯亦良可哀哉伏惟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

照視聽自天神明其化惡淫哇之亂聽疾紫色之眩目
聖其讒説常詠格言臣等將順天聰綴緝舊典發東觀
藏書之室得元和辯謗之文辭過萬言書成十卷以其
廣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鏡情偽之源尤資詳略之當遂
再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鑒之明實
願視則倚衡居則宥坐絶其根栿永杜其來必欲懲之
於未形鑒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盂之誡比周王玉几之
銘測深慮遠取為殷鑒使播揚有所消其彔萋菲無以

成其文忠臣得納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覃及聖代必及精簡有合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鑽仰敢不廢序聖旨冠于篇首云

古詩

君子行　陸士衡

天道夷且險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

滅天道拾麈惑孔顔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梁甫吟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絶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傾陷

羣書要語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中庸）如登高而去其梯（孫子）排擠英俊（杜欽傳）或忮害好陷人於罪（匡衡傳）為之機陷媒孽其短（李陵傳）相與排擯（主父偃傳）

古今事實

易以薄酒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楚王使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淮南子）

巧於相傾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禄卿何耶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醉陷太子

賈后以帝命賜太子酒三斤使盡飲之后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

使書之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晉惠紀

上前背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足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論延齡帝怒形於色憬默然無一言

累及善人

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上怒搽諒於庭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荆州長史唐玄宗紀

乘時排擯

李德裕為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出鎮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太保分司

口蜜腹劒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其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者必有計岀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陷以甘言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劒

以計不召

乖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幞乖崖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軟裹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

兩貽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後山談叢

彎弓下石

楊文公億為執政者所忌言事者攻之不已公有謝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巳青箱記

胥魁見陷

陳學士貫為省副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事率以咨之陳聞而不平既來叅見嚴顏以待一

日會女客使胥幹辦事胥乃携十餘歲女於東華門街揷紙標子于女子首曰陳副省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責此女子要錢若干遂結皇城司察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降黜賴宰臣辯解歲終竟罷去倦遊録

古今文集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平居閭里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

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若毛髮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而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顏魯公祠記　唐子西

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陷者命也史臣謂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陷賊手是未必然公孫弘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

耳然於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繆乎

古詩

讀史　白居易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陰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則有

刑辟幽則有神祇茍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一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二十二

宋 祝穆 撰

仕進部

愛君

羣書要語善則稱君過則歸巳坊記 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劉向傳 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曹子建

詩句馳心輦轂下曹子建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杜

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杜 獨隨朝宗水李白 平生五色線

願補舜衣裳杜牧之 微臣欲獻唐虞壽遥指南山對衮龍

王維 只因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坡

古今事實

乃心王室

康叔雖爾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康誥

恥心

恥君不及堯舜

昔先正保衡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

三宿出晝

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予三宿而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

曝背獻芹

宋國有田父常衣縕黂至春自曝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葵甘枲

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之列子楊朱

睠顧其國

屈原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而不忘

心居魏闕

魏子牟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莊子

願入禁闥

汲黯補淮陽太守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

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事君之禮不同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頥正叔為崇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

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聞見録

古今文集

詩話

一飯不忘君見詩門

終是愛君見詞門

退不忘君

朱文公晚年家居題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則見公非不欲仕但道不合則去耳

憂世

羣書要語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節南山憂心如惔同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小弁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憫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韓文處廣廈宜念巢居露寢者食兼味宜念餬口飢塵者夏清涼宜念曝日而耕者冬溫燠宜念卒歲無衣者英華處州食堂記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歐集

詩句但傷民疾病不識時忌諱白樂天　我若未忘世雖閑心亦忙世若未忘我雖退身難藏白　遂我一身逸不如萬物安元稹　志士白髪早孟郊　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荆　白髪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歐　玉顔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歐　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歐挽杜祁公

古今事實

古聖憂勞

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憂勞百姓甚矣（淮南子）

仲尼憂世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萬章）仲尼皇皇（學行）轍環天下卒老于行（韓文）孔席不暇煖（班固傳）

孟子憂世

孟子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趙岐序）

不忘社稷

楚子囊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左

漆室憂魯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子憂者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使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身無兄予

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乎戰國策

嫠婦憂周

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左

藿食憂國

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而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

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說苑

歷詆公卿

漢息夫躬論議無所回避上疏歷詆公卿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禄司隷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如狂夫嘷𧬄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使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注窺音跬半步也言一舉足

也

臨終憂國

王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晉武紀

憂喜為國事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某人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

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某荷國厚徳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闗心獨未能忘國耳言行録

老猶憂國

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綱紀則終日不食言行録

退歸黙坐

王文正公旦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静室中黙坐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

公曰見議事公不敢行而未决此必憂朝廷矣言行錄

先天下憂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曾不一動其心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神道碑

憂過在位

呂獻可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矣神道碑

古今文集

雜著

時化　元結

元子聞浪翁山野浪老也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可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

父子為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廹廝皂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罟鑊或曰暴於魚鱉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禮禱公能記

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誑詐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謟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慼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說　元結

浪翁聞元子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谷鑽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汚化為粱肉一息化為千歳鳥犬化為君

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之化也四海之内巷戰門鬬斷骨腐肉萬里相籍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絶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露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

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汚非粱肉也耶人民奔走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彊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鳥犬非君子也耶

訊甿　　　劉禹錫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甿增增扶班白挈羸角賫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瀧西

公暢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來之令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恩歟碩鼠亡歟瘈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開釁而武臣顔馬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鷙其理而蝟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遷也非阽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成謡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凈晝一

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鋤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試嘗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煩必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始終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古詩

舂陵行 并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户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

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

故作舂陵行以達其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寛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

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并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郡不犯此州邊鄙

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

諸使何為忍苦徵斂作詩一篇以示官

吏

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紛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時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命來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

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　杜甫

覽道州元使君𠑽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忝錯天下為邦家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辭感而有詩增諸卷

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

遭亂髪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欻見聖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横兩章對秋月一字皆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

飛長纓涼飈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斗大興含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内墨淡字敧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新安吏　杜甫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絶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

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粮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

無人所有乳下孫孫存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絶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别

官政 廢事附

羣書要語學古入官書不懈于位詩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語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襄二十二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成十六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

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居朝廷昭十一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柳御史墓版

詩句看君擁黃絹縮卧放晚衙坡卯申縛壯士人世信少娛注倉庫法早入晚出陳簡齋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歐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坡

廢職終年但如此真竊太官餐曾

古今事實

爭田質成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為閑田家語

甘棠聽訟

甘棠召伯聽訟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始謗終誦

孔子相魯魯人謗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

之無鄙及三月政成化行民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
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孔叢子
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謂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三年又謂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日昃不休

前漢薛宣守左馮翊及日昃休吏職曹椽張扶獨不肯
休坐曹治事

首抑豪強

後漢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問大姓主名吏以閭里豪強對紆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部吏望風爭以激勸為事京師肅然

杖吏從輕

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吏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桓式云向見令吏受杖上梢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太重世說

赤子龍蛇

扶風馬公摠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剥膚推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又曰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横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韓愈鄆州溪堂詩序

拷罪立名

李嵩武后時為御史鞫獄備諸慘酷其訊罪人皆有名如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車驢兒拔撅鳳凰曬翅獼猴鑽火之類唐宋摭遺

周興為周秋官侍郎性慘毒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拷縛罪人有仙鶴曬翅猢猻碾茶鬼拽鑽牛拔撅之名時人呼為牛頭夜义談賓錄

戲為判語

李自誠為長葛宰一雜職犯過乃戲判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國史補

能辨寃獄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録事叅軍鞫之録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刻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州官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一旦詣州屏人言曰已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乃垂簾引女奴

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知州曰推官之力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飯僧爲若水祈福涑水紀聞

支散軍粮

王德用在定州一日倉中給軍粮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

分黑米八分白米乎叱從者杖專副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如此欲求決配乎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涑水紀聞

應變倉卒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婿也嘗以此事告韓魏公魏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忠直語録

兩易爭業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貲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貲多少汝又分之不均平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室即時對換人莫不服青瑣高議

判斬擲筆

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

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耳元城語録

年尊勤職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禄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辯僧究獄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

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捜訪亡僧并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于井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

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各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閹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捉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為神涑水記聞

不屑吏事

向文簡公敏中罷相出鎮多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記聞

反墮吏姦

包孝肅尹京號明察有編户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果分辯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

何用多言包謂其弄權杖之於庭特寛囚罪止從杖坐不知乃為所賣 青瑣高議

時來為相

劉沆擢右正言知制誥陜西用兵沆見執政白事翌日請對極言得失仁宗送其議於中書執政不恱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為之

禁絶異端

程明道先生任京兆鄠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

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行狀

牖龍折竿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日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甞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

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墓誌）

僕告其主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忍之翌日即竊其狀走府曰秀才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

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且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石林燕語

鬬毆罰錢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出錢終日紛争相視無敢下手者青瑣

作相不親細務

或謂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天倫恁地不成模樣身為宰相合是以何為急却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皆是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宰相說甚事只看實録頭一板便見且說太學裏秀才做時文不好爾道是識世界否且如如今待補取士有甚不得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人才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亂說朱語録

日飲亡何見飲酒門以下係廢職

適百乃闓

陳遵為司徒椽公府椽吏皆羸車小馬不尚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適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請斥大司徒馬宮優士又重遵舉能治劇補郁夷令

衆事不理

蜀蔣琬為廣都長先主嘗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將加罪戮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

預備録獄

蜀何祇為督軍從事丞相聞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録獄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祇悉已闇誦對答無所疑滯亮甚異之

似是馬曹

晉王徽之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答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暴雨徽之下馬持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詶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欐蒲廢事

陶侃鎮荆州時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常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投之江中將吏則加鞭樸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張目不答

晉王述字懷祖性沈静年三十人未知名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旣見無他言唯問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一言一坐賛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父祖但曠淡微不及耳

君侯信癡

晉謝萬字萬石才器俊秀簡文作相召為從事中郎萬

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與帝共談移日揚州刺史王述萬妻父也萬嘗著白綸巾乘平肩輿經述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還傳問吏

晉孟嘉字萬年庾亮領江西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郡亮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

三宜休

唐司空圖隱中條山王官谷作亭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自目為耐辱居士時盜賊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

二宜去

唐孔戣為尚書左丞以老自乞韓愈曰公尚壯上三留

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貲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

遊山飲酒

唐潘孟陽為戸部侍郎憲宗詔視江淮財賦所至會賔客留連倡樂謦望大減後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卿是行宜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遊山寺而已

坐鎮雅俗

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謹不能決皇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更置閑官

唐鄭虔玄宗愛其才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為博士虔不知廣文曹司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苦吟廢事

孟郊字東野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縣南五里

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多櫟水合數十抱蔡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可活魚鱉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閒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去曹務多弛廢令徧躁辯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他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

嗜酒廢事

王績字無功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

古今文集

古詩

雜詩　劉公幹

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沈薄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髙且游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有感　張朱

羣兒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笞傍笑悔翁出坐曹鞭復呵

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相鞭以為戲翁怒鞭人血流地

等為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律詩

書王元之畫像側　歐陽永叔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

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

姓名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二